

银河街十日谈

(小说)

□张瑛

新锐出发



张瑛,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,笔名“舒妍”,出版有长篇小说《西桐情事》《银河街十日谈》《余生要么更爱你》,另有《债主》《作者的品格》即将出版,另以笔名张子曦在《都市丽人》杂志写过四年专栏。曾获启东市首届文学艺术奖三等奖,南通市首届文学艺术创作大赛新人奖等。



1941年12月1日上午10点15分,爱多亚路亭子间。江志高提了个行李箱进屋,妻子董心兰很快迎上来:“箱子借到了?”

“嗯。”他应了一声,打开箱子搭扣,把桌上零零碎碎的东西往里塞,边塞边说,“妈姆,不是讲好这些东西不带了吗,怎么临时又变卦。”

“想想还是不舍得。”老太太应儿子,“这些都是跟了我几十年的东西,哪能说丢就丢……”她还想再说,但嗓音很快沙哑起来,伴着沉重的喘息声。

江志高嘱咐她:“您喝点水。”

董心兰在一旁听得母子俩对话,不由揶揄起丈夫来:“还好意思说妈,你不也是临时变卦,讲好等雁宁放了假一起回去,哪里晓得脑子一热,说走就走。”

“不是说了有公司聘我嘛,可不得早点回去。”他应得很敷衍,随即转头拔高嗓门喊了一声,“雁宁,你好了没有?”

“好了好了!”帘子被人从里间掀开,紧接着出来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,一身校服加上齐肩的短平的学生头,眉清目秀,活力十足的样子。

女孩子哼哧哼哧地从里间拎一个大包出来,江志高皱了皱眉头:“你拿它干什么?”

小姑娘笑咪咪:“跟你们一起回去一趟呀。”

江志高还没来得及开口,董心兰已经扯着嗓门喊:“哎哟雁宁,我的小祖宗,好好的学你不去上你跟我们回家?你要气死我不是!”

江雁宁站在门口撇嘴:“又不是赖学,请一两天假呀。我都好久没回去了。”

“请什么假,这都十二月了,不消一个月你们学校就得放假,到时候再回来也不迟。”

江雁宁不依,又一时找不到理由反驳,只好耍赖,瘪着嘴一脸委屈:“不行,我得送奶奶,我不舍得奶奶。”

她话一出口,老太太就泪眼婆娑:“我们小雁宁长到这么大,几时离开我那么久噢。”她边说边抹眼角,“心兰,她要送一送就让她送一送吧。”

直到《银河街十日谈》出版多时的某一天,我忽然想起十三四岁边看林语堂边在稿纸上涂鸦时,就盘算着有朝一日定要写个高度还原民国风俗人情的故事,时隔多年,这盘算几乎被丢到九霄云外,蓦然间想起,书已在案头静静置了许久。算是真切体会了一次生活的意外之喜。

2015年5月,老友一飞邀我往苏州,她在那里的老街开了家软装店,大书架、唱片机、丝绒沙发与油画,再加一杯茶,青年不管文艺不文艺,都要乐不思蜀的。

就像《银河街十日谈》的开头一样,我确实是在窗前的沙发上往外的,只不过不是坐着,是倚着,整个场景我如实还原到小说中——我坐在窗前的沙发上往外看:茂密的梧桐树叶将天上的大日头遮得严严实实,只剩稀疏斑驳的光影倒映在街道上。对面一排白墙黛瓦的二层小楼皆被护在这壮实的树干下,四周的一切都显得平和而宁静。

《银河街》当然是个小说,但从这一步起,我其实已经奠定了整个文本的基调,那就是试图隐

着回国,故此顶费低廉,帮江家省下不小一笔资金。只是如今租赁合同到期,物价又日益增长,要想再在租界生活下去,房费将是一笔巨大开销。江志高本来还犹疑不定,想着女儿还在大同大学读书,不如再找间房子顶几年,但他供职的公司报社运营不善,财政连年赤字,物价飞涨,法币飞速贬值,员工薪资却一整数原地踏步了。江母又在这紧要关头犯了病,资金上实在无以为继,只能搬回南江市的老家。女儿雁宁可以申请校舍,住处不是问题。

一家人搬着行李下楼,阿黄头已经坐在车里等着了。老太太疑似得了肺结核的事阿黄头并不知道,江志高也没有说,他担心一提,对方很可能不肯载他们了,但也不能因为阿黄头不知道就可以连累他。故此江志高让女儿和太太坐进驾驶室,接着把老太太扶进后车厢,随后自己也坐进去陪母亲。

老家南江离上海并不远,两个多小时的车程,加上市内道路,三个小时亦足矣。比起在租界的屋子,银河街的房子才称得上是家。江家世代居于此,银河街15号,是天地间,他们最熟悉最亲切最有归属感的地方。江雁宁吵着要回来,大概正是思乡情绪的作祟。

地方是老地方,但房子并不算太旧。1907年银河街初建,迄今35年,虽偶有修补,但砖石建筑相当坚固,仍是风雨年月中的坚固庇护。

江家一家坐着阿黄头的卡车回来,甫一到门口,四邻八舍都从屋里出来露了面,一个个热情洋溢,七嘴八舌地上来搭话。

“听说上海黄头发的外国人很多?”

“大世界里杂技团演得好哇?”

“志高肯定是发了财回来的。”

“可不是,你看看心兰这棉袄就知道,上海货!多少漂亮!”

“雁宁也回来啦!上学堂里这么早就放假了?”

江雁宁怕这话落在父母耳里又免不了挨训,连忙摆手:“不是

不止十日

(创作谈)

□张瑛

价值的手段与标准;何况,说这些可能枯燥且有卖弄之嫌,毕竟哪个认真的创作者不是如此呢?但我曾私下与友人讲:《银河街》每个细节,连一条路一个弄堂都有据可考,可是读我小说的读者,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——我是觉得遗憾的,所以忍不住要在写创作谈的此刻说一忍。

作为一个类型文学作者,或者直白地说是“言情小说”作者,这个“遗憾”,其实是许多同类型作者的困境。一谈到“言情”,许多人第一反应是台湾地区的作品,除去琼瑶,剩下的大概就是封面绘着清纯少女与邪魅帅哥的、简介打着色情擦边球的宝岛袖珍本了,但本世纪初,互联网文学兴起至今,将近二十年的摸索,“言情小说”这个类别也早已开始尝试“载道”:作者们探讨社会事件、呼吁女性独立、融入史料研究、弘扬人文情怀……例如以“网暴”为主题的曾入围鲁奖的《请你原谅我》作者在发表时给出的标签也是“言情”。作为一个年轻的言情小说作者,我希望更多更优秀的言情作品能够被不带偏见地看见。当然,不可否认,“纯言情”始终是金字

的不是的,请假的,后天就回学堂上课。”

江志高趁着这当口把老母亲搀进屋里,倒了水开始忙活着掸烟尘。屋里长久不住,有种潮湿的阴冷。老太太坐在窗口,手里握一杯茶,外面的梧桐树叶显出一种枯萎的黄,午后的日光照进来,空气里细微的尘埃都无所遁形。她忽然说:“志高,你老老实实讲,我是不是得了要死的病?”

江志高手里的动作霎时顿住了,很快,他笑起来:“妈你说什么呢?”

“我是不是就快要死了?”

“当然不是!”

“你说实话,我生的孩子,瞒不了我。”

江志高长叹一口气,扔了手里的鸡毛掸子,走过来坐到老母亲对面:“没有那么严重,只是肺结核。我听说外国人已经造出来一个叫什么‘盘尼西林’的药,将来可以根治肺结核。”

江母闭上眼睛缓缓地吁出一口气:“肺癆哪还能治啊,别哄我了。”她侧过身没有再对着儿子,“你离我远一点吧。”

江志高站着没动,良久挤出笑来:“行了妈,你别瞎想了。我去买点菜,今晚还不知道吃什么呢。”他经由热闹非凡的门口拐出街口。

屋外睽违良久的邻居正亲热地叙着旧。

隔壁李奶奶拉着雁宁的手:“真是好久没见到我们小雁宁了,怎么样,晚上来李奶奶家吃饭吧,我炖了你最喜欢的鱼汤。”

江雁宁有点心动,回头看母亲董心兰一眼:“妈……”

董心兰擦着门框斥她:“你怎么一回来就想去找李奶奶。”

李奶奶笑呵呵:“她不是来叨扰我,是陪我。小雁宁你说是吧……”

江雁宁正要说话,街口忽然驶进来一辆汽车,车身黑得发亮,一看就是富人坐的车。聚在一起的邻里们都好奇地望过去。

车愈驶愈近,最终在江家门口停了下来,人群里有声音说:“心兰啊,是不是你家有钱亲戚来了!”

“我家哪有什么有钱亲戚……”董心兰正要再说,车门忽然被人从里推开。(长篇小说节选)

塔基,更年轻的受众决定了言情部分必须被放大,譬如写一个主题是“谅解”的言情小说,你或许会取个名叫《呦呦鹿鸣》,但大众文学始终在“众”,它会搜寻放大大关键词“总裁”“白富美”,然后定名《余生要么更爱你》,这是一个供需双方相互引导的结果。不能说它是不对的——这里同样关乎许多严肃文学创作者的痛处,曲高必定和寡。无人不爱高山流水,只是文学从不单是阳春白雪,多元的群体有多样的阅读需要与权利。就像我们不会在音乐厅听《小苹果》,但广场舞同样不能配巴伯,而年轻人亟待满足的少女心也该有作者应和。

至于“遗憾”这一点,若要深究,我只能坦诚自己其实并不遗憾——一个故事,一旦写出,就和作者脱离关系了。读者是否赋予文本含义、情感,是否认作品细节、隐喻,都不是作者应该考虑、能考虑的。作为作者,我在创造虚构的真实世界这个过程中,在叙事的独裁中,确实当了一回尽职的创造者与酣畅淋漓的独裁者。这是我夜夜静坐于书房家严家慈数次评说“太累”时,我仍咧嘴嬉笑以示反驳的缘故。



江海新韵



向第二个百年迈进

□苏子龙

昨天,我们刚刚度过了建党一百周年。那天天安门广场上的欢呼,那祖国各地的同乐共欢,那老党员脸上的喜悦,那新党员铿锵的誓言,还有总书记讲的一字一句,已融入人们的心间!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,已交出满意的答卷!

一百年的征程,辉煌也很艰难。一百年的奋斗,有苦更有甜。是共产党带领人民,披荆斩棘,勇往直前!没有中国共产党,就没有中国的今天!

啊!昨天已成过去,走过的路已在身后,我们要继续向前!第二个一百年已经开始,我们充满信心,我们坚定信念,我们牢记使命,未来将更加辉煌灿烂!

虽然已自立世界之林,我们还能不骄傲。

虽然已民富国强,我们还不能自满。前面的路会更长,人民会有更多的期盼:一带一路要走下去,建设世界共同体,是我们的心愿。我们不会称霸世界,我们不会欺小凌弱。深化改革开放,路程也还遥远。治国理政的谋略,还需不断完善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,还期待着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,薪火相传!

啊!我们有十四亿人民,我们有九千多万党员。我们有艰苦奋斗的传统,我们有自力更生的承传,我们有无坚不摧的意志,我们不忘初心的信念,我们有中国共产党领导,有党和人民血肉相连,有民主党派同舟共济,有友好国家携手共建。当第二个一百年到来的时候,党定会向人民交出更加满意的答卷!

海门第一中学赋

□周建忠

岁在丙申,桃李依依,长江入海千帆竞;时逢小暑,斜阳历历,绿叶扶苏景物鲜。古邑东洲,朝闻政府大手笔;三校合并,夕赐嘉名称第一。有道是麒麟回望凭栏久,三厂美名赞状元;风华冠今连浩瀚,弦歌一曲本同源。

海风吹拂,岸柳翩跹。源启秀而麒麟,志存高远,转眼已过百年;因大生以三厂,大德曰生,六十专注英贤;依海师之声誉,大愿坚志,兰芽玉润争妍。忆往昔,泐泐一生三;看今朝,煌煌三合一;再续三星,步步登攀;四星呈瑞,紫气盘旋。莘莘学子,遍布天下;院士施雅风,鳌头独占,莫

基冰川;诗人卞之琳,断章惊世,难以并肩。

新征程,新起点,欣慕景行共执鞭。一日德,高风大德乾坤外,好生大德细行立,大德无俦似涌泉;二曰容,有味有容棠草树,有容灼灼百花艳,有容乃大碧云边。三曰德容,大德滋容,有德有容,大德若容。德为根基,容为程门,庭院深深张塞在,悠悠作郑笥;日生不滞,朝阳冉冉,廊桥漪漪飞梦到,行行问陌阡。故曰“大德有容”,曰“最海门”,腾蛟起凤,再铸新篇:

大象无形素志坚,有花有果有轻烟。文章事业波澜阔,化育天工翠黛连。



马背上的村落

储成剑摄